

諸子集成

新編六

四川人民出版社

大2713469

中華諸
子寶藏

諸子集成新編六

●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

編

B2/
A15 V.6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成都



32716469

(川)新登字 001 號

責任編輯：張問漁 楊方杰

封面設計：何 華

中華諸子寶藏

諸子集成新編(共 10 冊)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成都市鹽道街 3 號)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市新都華興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787 × 1092mm 1/32 印張：23.875 字數 608 千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908-5/B·157 印數：1-1000

定價：960 圓(精裝本)
1900 圓(豪華本)

ISBN 7-220-03908-5



9 787220 039089 >

諸子集成新編(六)目錄

《南華真經口義》三十二卷	(周)莊周撰 (宋)林希逸口義	6
《莊子翼》八卷闕誤一卷附錄一卷	(周)莊周撰 (明)焦竑注	6
《莊子集解》八卷	(周)莊周撰 (清)王先謙集解	6
《冲虛至德真經》八卷	(周)列禦寇撰 (晉)張湛注	6
		729
		619
		315
		3

南華真經口義

(周)莊周撰 (宋)林希逸口義
正統道藏本

莊子口義發題

卷一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爲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爲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爲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適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

人如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劍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藉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宕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於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爲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梗槩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爲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耑聊與諸同志者

共之齋林希逸序

終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雖陽家跡嘗
為家澤困失學無所不究要本歸於老子
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言窮言也
其言沈澁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
以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
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
衣以文綳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豚豚
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汗我我寧遊戲汗讀
之中自快無為有囚者所羈終身不仕讀
快吾志焉唐封南華
其人書為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一

腐 齋 林 希逸

內篇逍遥遊 逍遥遊者此篇所立之
字名也遊者心也內篇有七皆以三
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遊夫子只
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
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
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遥遊也即詩與論
語所謂樂也一和之書以樂字為
首看這老子言中如何若說此見一
此詩形容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
也詩形容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
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
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
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
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
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
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此段只是形容會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也北冥北海也鯨鵬之名亦寓言耳或以陰陽論之皆是強生節目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濱之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滂滂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地訓之齊諧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既撰此說又引此書以自證此又是其戲劇處搏飛翔也扶搖風勢也三十九

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也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多不通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遊絲白日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自何而得皆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自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說以鵬爲大野馬塵埃爲細與前句不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積也不厚爲下句風之喻也坳堂堂上坳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膠音教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

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天閼無障礙也固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蜩蟬也鴛鴦學飛之小鳩也鴛或作鴛音預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決起者奮起而飛也捨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

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一往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盡消也言其近也將爲百里之往則必隔宿舂糧糴米而去非可三食而已爲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如人見有大大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爲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日及生於糞上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

匹慕而求似之也

陽之間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皆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來湯曾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即是也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爲起語此其作文鼓舞處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嬰兒聲然令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也圖南且謀適南冥也言謀爲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斥小澤也斤澤之鷦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

往哉其意即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辦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入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爲遇合而可以號召於一國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入各以其所能爲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鴳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猶然笑貌也宋榮子之爲人雖舉世毀之譽之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爲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見可笑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

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故曰定內外之分
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
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
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爲重外
物爲輕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爲事數數
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
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
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冷然
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貌也冷然飄然也
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規修身以求
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
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
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
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
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
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
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
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
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
贊美之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汾水之陽皆然喪其天下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

天下古今第一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

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況他人

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甯然茫茫之意

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爲許由齧缺王倪被

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在窅海外汾陽

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堯心

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

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

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稟學者如此揣

摸前後解者正落其圈套中何足以讀莊

子其實皆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

而不自知其迷者必有大見識方能自照

破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贍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啻然大也吾

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聾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斲乎亂執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糝糠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

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音徑庭音趨逕庭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其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冰雪瑩潔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為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狂與聾同有吾以其言為欺誑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替者聾者無預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聵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為誑也時是也女與汝同前後解者皆以此時女為處子故牽彊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為德也周游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為事言

其無爲無不爲也。靳與析同。亂者治也。言一世之人自折乎治我但無爲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弊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水之大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溺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秕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爲意物者事物也。爲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一語便是郭子玄所謂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堯舜之事不足驚莫比夷齊事高潔與此何異。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爲貨而往越宜其無費處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官然喪其天下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既他人手授其天下忘其天下也。官然茫茫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爲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在冥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如此揣摩。前後解者正落其圈積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者必有。大見識方能自照。

破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泔
就爲事客開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爲泔泔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
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
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泔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
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瓠可爲瓢者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
子五石則亦可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瓠
半匏也瓠落淺而大之貌也掣擊碎也瓠
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泔
泔打洗也統絮也以有此藥而爲人洗絮
數世以此爲業也樽浮水之壺也以壺繫
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莊
子既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
有大瓠何不慮之以爲浮江之壺慮思
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蓬心
猶茅塞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

用大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
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
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網罟今夫斃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
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
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
而瘰癧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
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
之大言無用也狸狌狐之類也教者物之
遊遊者也伺候而欲食之方其跳梁之時
不避高下亦最小而桀黠者一旦爲機網
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言機械也
斃牛斃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狌之
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

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無何有之
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
可樂之地也役役人世有福則有禍若高
飛遠舉以道自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
亦不及之即退之所謂刀鋸不加理亂不
聞也故曰不斲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
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說隱語然
後人就此機納繹多少文字其原實出於
此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

屬 齋

林

希逸

屏二

內篇齊物論上物論者人物之論也
也欲合衆論而爲一也戰國之世學
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爲不若
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名之
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聲上起學會
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
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
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
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
也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
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也
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
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
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

我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關竅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瑟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洑者激者謠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謂之刁刁乎

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見欲以天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理果何如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噫氣也是唯無作言其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怒號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竅也琴瑟乎長風之聲也畏者偉佳音翠上畏佳者林木搖動之貌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相擊曰圓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他可知文法也大木之竅穴其形之不

同各有所似枅柱上方木斜而深者圈如栝圈之負者洼曲者汚下者此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穴中之聲于之聲輕喁之聲重言風之前去其聲如唱于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喁輕重相和也冷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之風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之中向之爲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謂刁刁皆樹木爲風所搖動之形前曰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鎖也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爲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書謂其富難狀之景也何曾見畫得箇聲出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也于與喁又是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讀之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